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三

再論彝語支的聲調衍變

古閉音節詞的聲調分化

馬蒂斯夫 (James A. Matisoff) 原著

林英津 編譯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三

再論彝語支的聲調衍變

古閉音節詞的聲調分化

馬蒂斯夫 (James A. Matisoff) 原著

林英津 編譯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籌備處)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再論彝語支的聲調衍變：古閉音節詞的聲調分化 / 馬蒂斯夫 (James A. Matisoff) 原著；
林英津編譯。——初版。——臺北市：中研院
語言所籌備處，民 91

面；公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
；3)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671-836-8 (精裝)

1. 彝語 - 語音

802.964

91001454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三

再論彝語支的聲調衍變

古閉音節詞的聲調分化

原著者：馬蒂斯夫 (James A. Matisoff)

編譯者：林英津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電話：(02) 2786-3300

印刷：元震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

定價：新台幣 300 元 / US\$ 10

國外郵寄及手續費每本另加美金 10 元

Please add US\$ 10 handling charge for each volume.

ISBN 957-671-836-8 (精裝)

GPN 1009100256 (精裝)

Foreword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appearance of this Chinese version of *The Loloish Tonal Split Revisited* (再論彝語支的聲調衍變) is a source of great satisfaction for me.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monograph appeared in 1972, and has long been out of print and very difficult to find. There has been a tremendous outpouring of new data on the Tibeto-Burman (TB) language family 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and I have frequently wished I could correct the errors in the monograph and bring it more up to date by adding new material.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 1997-1998, I was privileged to welcome Dr. Lin Ying-ch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o Berkeley, 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project (STEDT). Dr. Lin is a well-known authority on the extinct (and fiendishly difficult) Xixia language, and has carried out exemplary fieldwork on modern TB languages of the Qiangic group like Muya (Minyag). During her stay at Berkeley, we collaborated on a number of projects involving the archiving and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Qiangic materials.

One day I happened to show Ying-chin a copy of TSR, and soon afterward, to my delighted surprise, she announced her intention of translating it into Chinese. Over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we worked together intermittently on this project. She would bring me her draft translation of each section, and we would go over it in detail. It was sometimes slow going, since there were many detailed points to discuss, and even some new terminology to invent.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correct some of the more glaring mistakes in the original version, and to add new cognates both from Lolo-Burmese and other TB languages. (This has made it necessary to add a list of language name abbreviations to the front matter.)

Even though I am not a good judge of Chinese literary style, it seems to me that Dr. Lin's translation is splendid, and very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fact I would claim that this Chinese version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Ying-chin and I had a very good time working on it together, and I hope that shows through.

My sincere thanks to Lin Ying-chin for all her hard work, and to the Academia Sinica for seeing it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I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the comments and criticisms of the readers of this new version. Qing dajia zhizheng!

JAM
Berkeley, CA
May, 2000

中譯版序言

《再論彝語支的聲調衍變》的中文譯本即將出版，是我深感喜悅的一件事。此一專題論文發表於一九七二年，已經絕版多年，因此同行取得不易。加以過去這二十多年來，新的藏緬語族的資料迅速增加，我屢次希望有機會更正過去的一些錯誤，並將最新的資料給加進來。

九七到九八學年，我有幸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今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的林英津博士前來柏克萊加州大學，成為漢藏語同源辭典與資料庫(STEDT)計畫下的訪問學人。林博士鑽研西夏語多年，又對當代藏緬語族羌語支的語言，木雅語有過實地田野調查的經驗。她在柏克萊的期間，我們主要的合作項目是羌語支語言的比較構擬。

有一回，我偶然向她提起這篇論文，並找出一份單行本給她。不久，出乎意料之外的驚喜，她說她想將這篇論文譯成中文。其後幾個月裡，我們一起斷斷續續的進行翻譯工作。她每粗譯一小節，我們就一起反覆的仔細核對。有時候譯事顯得極為緩慢，因為有不少地方需要重新檢討，包括利用到新的術語。對我而言，這正是修訂舊版，並且在適當的地方加入彝緬語群及其他藏緬語族語言同源詞的大好機會。為此，我們增加了一個語言的中英文全稱及簡稱的對照表，也作了中譯詞目的索引。

雖然我對中國語文的造詣還不是頂好，也看得出林博士的譯筆典雅流暢，且忠實於原作，事實上，我有理由宣稱，這個中譯版勝過舊版。我們合作愉快，增補了不少新的內容。我因此特別期待中譯本能順利出版。

我衷心感謝林英津博士的翻譯工作，也感謝中央研究院促成中譯本的出版。我期待讀者對此一新版的批評和指教。請大家指正。

詹姆士馬蒂索夫
于柏克萊加州大學
千禧年五月

序 言

龐大的漢藏語系目前開始受到比較語言學界的注意，對當代藏緬語的精確記錄變得愈來愈有價值了。我們聽到漢語和藏緬語是同源的親屬語言時，不再總是持懷疑的態度了。所謂漢藏語系的假說，正如同將梵語、拉丁語、希臘語、和日耳曼語的關係，稱之為印歐語系的假說一樣，已經是合理的推論了。

每年一度的漢藏語言學研討會，是促使漢藏語言研究穩定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並使此一研究領域逐漸融入美國歷史比較語言學界（一九六八首屆研討會是在耶魯大學舉行的。以後一九六九第二屆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七〇第三屆在康乃爾大學，一九七一第四屆在印第安那大學，一九七二第五屆即將要在密西根大學召開）。已有的非正式、不定期的學報《沃爾芬登學會藏緬語言學論叢（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Wolfenden Society o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PWSTBL)）》，專門刊載當代藏緬語言描寫研究的論文；也使世人逐漸體認到，這些多半猶無文字的窮親戚在漢藏語系中應有的地位。

藏緬語族內部最有魅力的問題之一，當推許多語言音韻系統中聲調對比所呈現的不平衡發展。我們也許不難在別的語言找到有辨義作用的調位——如某些非洲語言或美洲的印地安語言；但是那些語言的聲調對於區別詞義，往往只有邊緣性的作用。而漢藏語或東南亞其他有聲調的語言——如台語（Tai）、苗傜語（Miao-Yao），聲調幾乎就和音節核心元音一般重要；相形之下，非洲語言或美洲印地安語言的聲調簡直是小土豆。更重要的問題是，何以東亞地區的語言會普遍增生聲調？現在這個問題的答案正逐漸浮現：單音節語言天然有一種緊密的音節結構，偏好將意義對比的功能，由某種音韻性質轉移為音節內的另一種音韻性質。因此由於音節首尾輔音的變化，單音節的語言特別容易產生聲調的對比。

一九六五年以來，我持續從事藏緬語族彝緬語群的調查研究。特別專注於拉祜語，及關係密切的其他彝語支語言。而彝語支的語言在藏緬語族中，是音節首尾輔音極端退化的語言。祖型語言中附加在根語位上豐富的前綴，有些還保留在當代其他語言中；在彝語支的語言裡，卻幾乎都和音節尾的輔音一起失落了。面對如此劇烈的變化，彝語支的語言另外發展出一套代償的機制；成功的將那些失落的音韻對比，由複雜的元音和聲調體系加以取代。我們在其他藏緬語言裡，很難再找到像彝語支一樣，不論閉音節或開音節都有豐富聲調對比的語言了。因此，

彝語支語言是研究聲調增生機制的理想園地。

本文名之爲「再論」，因爲這是我企圖解明此一問題，所做一系列研究的第三篇論文。第一篇是〈喉塞音異化和拉祜語的高升調：一個聲調衍生的個案研究〉（一九七〇），專門探討拉祜語獨特的高升調。結果顯示此一聲調的起源，和彝語支語言音節內部輔音的變動密切相關。第二篇是〈彝語支語言閉音節詞的聲調分化〉（一九七一），研究的範疇擴及十二個彝語支的語言。並且首次將重心集中在彝語支語言閉音節詞（來自古語具有 **-p*、**-t*、**-k* 韻尾的詞），後來有系統的分化爲兩大調類的現象上。而此一現象，不見於和彝語支關係密切的緬語裡。

論文分爲兩個部分。第一章本質上和一九七一那篇論文相應的章節相同，而更爲扼要的推論聲調分化的源由。指出聲調的分化，根源於語根音節首輔音的清濁，及祖型語言各種前綴對語根的制約作用。第二章則有系統的展示支持此一推論的堅實證據，由最初不到五十個同源詞例，增加到現在將近兩百個之多。另外，早期兩篇論文中的錯誤，包括排版校對的疏忽，都已經一一訂正。

班尼迪克認爲漢藏語系的祖型語言裡，非閉音節詞有兩個對立的聲調，閉音節詞則沒有聲調對立（一九七二 a）。他的提議即便是事實，正式對漢藏語系聲調發展做出全面性的論述之前，顯然還有許多細部的工作要做。特別是至關重要的景頗語（馬蘭，一九七一）的聲調，與彝緬語群的聲調是否爲有系統的對應；事實上，這正是我的下一個計畫。無論如何，還有許多引人入勝的門徑，有待我們繼續研究探索。

衷心感謝柏克萊大學南亞與東南亞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Warren F. Ilchman 教授，慷慨的承攬了本論文的出版。感謝 Barbara Phillips 細心的編輯文稿；傑出的打字員 Patrick Peel，他老練的處理了本文複雜的記號、和語音附加符號。感謝張琨教授和班尼迪克博士，兩位先生仔細的閱讀了全部文稿，並提供許多重要的增補、修正的建議。最後特別要感謝內人，史丹福大學的蘇珊·馬蒂索夫教授不厭其煩的協助。

詹姆士·馬蒂索夫

一九七二年七月于加州柏克萊大學

目 錄

Foreword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
中譯版序言	iii
序言	v
1. 論 述	1
1.1 導論	1
1.2 根據古閉音節詞在當代語言的詞形對應，所得彝語支語言的下位分群 ...	3
1.3 聲調分化的條件： 按照詞首輔音的發音方法，可以得出彝語支更完善的下位分群	8
2. 例 證	25
2.1 塞音類聲母	30
2.2 擦音類聲母	55
2.3 鼻音類聲母	58
2.4 滑音類聲母	67
補遺和勘誤	77
引用文獻	79
(一) 一般書目	79
(二) 個別語言語料來源	81
詞彙索引	85
(一) 英譯詞目	85
(二) 漢譯詞目	95
譯者的話一跋	117

附 表

1. 從漢藏語系到彝緬語群	2
2. 從彝緬語群到原始-Lahoid	4
3. 原始彝緬語閉音節詞在彝語支的聲調對應	7
4. 原始彝緬語詞首全濁輔音的衍變	9
5. 拉祜語詞首塞音之清濁與送氣的來源	10
6. 原始彝緬語詞首前鼻化輔音的衍變	13
7. 帶前綴 *s-、*H- 的詞首塞音之衍變	15
8. 先據詞首輔音與聲調的發展，繼之以開音節 *a 元音的衍變， 所得原始-Lahoid 之下位分群	18
9. 根據開音節 *a 元音的衍變，繼之以詞首輔音與聲調的發展， 所得原始-Lahoid 之下位分群	19
10. 原始藏緬語具有塞音詞首之閉音節詞在當代彝語支語言的聲調對應	20
11. 原始藏緬語非塞音詞首之閉音節詞在當代彝語支語言的聲調反映	21
12. 語言中英文名稱、及簡寫	26

1. 論 述

1.1 導 論

緬語支 (Burmish) 的閉音節詞都屬於同一個調類 (當代緬語的第四調)；而幾乎所有彝語支 (Loloish) 語言¹ 對應的詞彙都顯示有二或三個對立的聲調。這是彝緬語群 (Lolo-Burmese) 兩個主要分支語言最顯著的差異之一。我們觀察彝語支的聲調分化，雖然個別語言的調值差異相當大；卻不難認證古閉音節詞，基本上是分化為現在的兩個調類。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書面緬語 (WB) 的‘豬’ wak、‘新’ sac、‘六’ khrok、‘早晨’ mənak、和‘葉子’ phak，彝語支與之相當的詞彙都屬於同一個調類——短促的低調 (簡稱低調)；而書面緬語的‘花’ wat、‘樹’ sac、‘使驚駭’ khrok、‘黑’ nak、‘毀壞’ phyak，彝語支相當的詞彙都同屬另一個調類——短促的高調 (簡稱高調)。但是根據上述詞例，我們無法由書面緬語的詞首輔音，預測該詞在彝語支的調類歸屬。

對於這個現象，有兩種可能的解釋：我們必須假定，(一) 聲調的分化在原始彝緬語 (PLB) 的時候就存在了；後來的緬語支兩調中和。否則我們必須假定，(二) 原始彝緬語的閉音節詞並無聲調對立；但是存在某種語音的因素，導致彝語支自祖語分化出來以後產生聲調分化。經由比對古書面緬語 (可信源自十二世紀初期)，和非文字化的古彝語² 的結果；加上根據語言類型的一般原則，聲調本是音節內部變化導致的後起發展。³ 採用第二種假設是比較自然的。因此我們的問題是，找出導致聲調分化的語音條件。

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經由已有過分析研究的彝語支語言，針對

¹ 對於像普延 (Pyen)、普諾伊 (Phunoi)、和倮倮波 (Lolo-pho) 等未有充分紀錄的語言，可暫時不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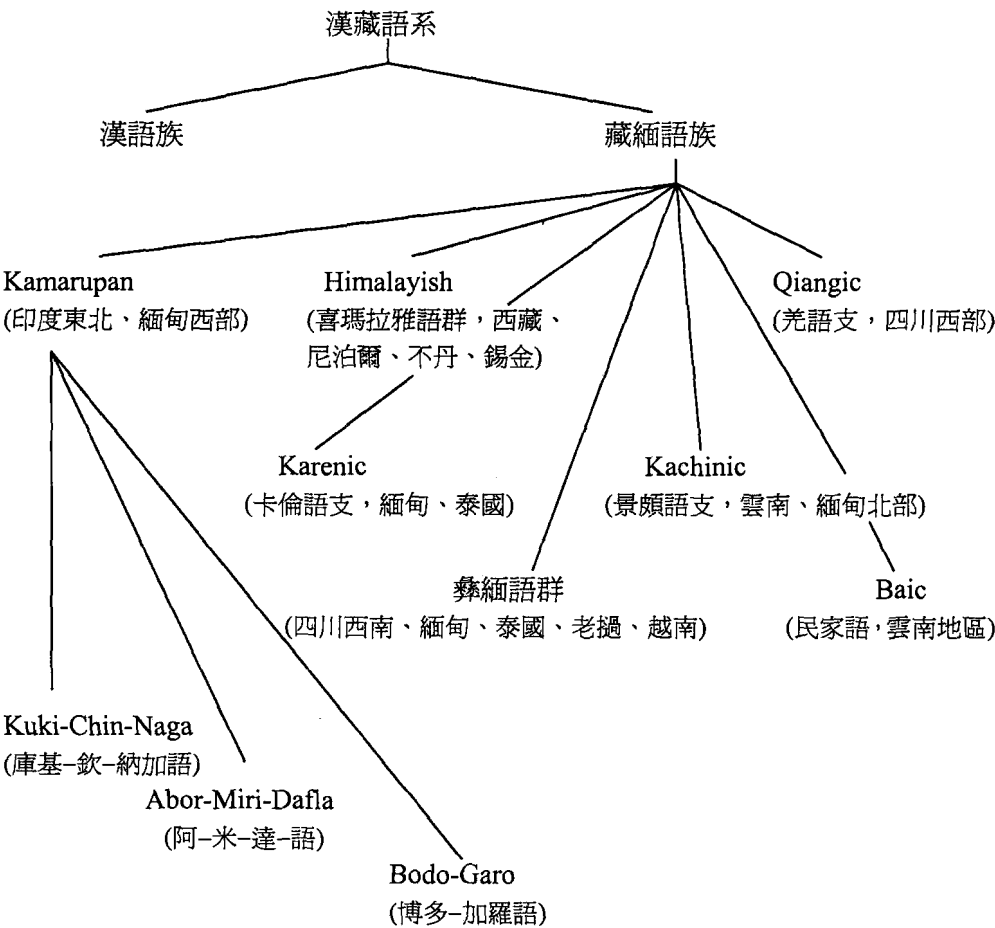
² 古彝語支的語言如西夏語，雖然有文字；但是方塊西夏字或漢語的對音，都不能提供聲調的資訊。本論文寫成之後，羅杰瑞教授告訴我，最近蘇聯出版了兩部關於西夏文的著作：索孚洛諾夫 1968 《西夏語文法》、和克平等 1969 合著的《文海研究》。即便他們對於這個語言聲調的重建只有部分成功，顯然其重要性將是無可忽視的。

按，八〇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學者多數認為西夏語屬於羌語支，不屬於彝語支。這個提法近來已經漸漸被西方學者接受，馬蒂索夫先生原則上也是同意的。——譯者。

³ 支撐這個信念的證據已經迅速積累。最近我通過彝語支，處理了這個問題：馬蒂索夫 1970 〈喉塞音異化和拉祜語的高升調：一個聲調衍生的個案研究〉，讀者可自行參考。此外，七世紀的書面藏語對聲調的差異從未有明確的指標，不論是閉音節或非閉音節。直到當代藏語，仍然有些方言沒有音位性的聲調；而一旦發展出聲調，好像不會很快就又消失掉了。

這些語言源自原始彝緬語閉音節詞的語位，仔細觀察它們的聲調結構。這種考察的附帶利益是，可以提供彝語支下位分群的又一重要準據。

〈附表 1〉從漢藏語系到彝緬語群（更新的想法）



1.2 根據古閉音節詞在當代語言的詞形對應，所得彝語支語言的下位分群

我找了十五個聲調轉寫能夠採信的彝語支語言，⁴ 作為分析觀察的基本語料。其中的羌語 (Ch'iang)，個別音節均無音位性的聲調 (聞宥 1950)；而麼些語 (Moso) 閉音節詞的聲調差異，顯然是後起的發展 (李, 張, 與和 1967。別稱納西語 (Nakhi))。⁵ 這兩個語言的聲調表現，與其他語言有顯著區別。可以先分出去，名之為 Mosoid 次群 (這兩個語言似乎也都保存古語言複雜的詞首輔音群)；暫時無須進一步考慮它們的系屬定位。其餘十三個語言的閉音節詞都有兩類對立的聲調，它們應該是核心彝語支的成員。⁶ 聲調分化的肇因，可以溯自原始彝語的時代。

進一步二分的條件也很清楚。十三個核心彝語支的語言中，有十一個語言的‘眼睛、花、樹、使驚駭、黑、毀壞’等語詞，一律都有比像‘手、豬、新、六、早晨、葉子’等語詞，較高的聲調值。根據這個事實，我們稱前者為高調類 (H) 的詞，後者為低調類 (L) 的詞。其餘兩個語言情況正好相反，高調類詞的聲調比低調類詞來的要低。這兩個語言是納蘇語 (Nasu, 高華年 1958)，和雲南的祿勸語 (Lü-Ch'üan)。⁷ 在納蘇語和祿勸語裡，原低調類的閉音節詞讀高平調 55。如‘手’納蘇語讀 la⁵⁵，祿勸語讀 la^{55c}。⁸ 至於原高調類的閉音節詞，則納蘇語有一個中降促調 (32s)，祿勸為低平促調 (22s)。⁹ 如‘眼睛’納蘇語是 na^{32s}，祿勸語讀 na^{22s}。

⁴ 並不是轉寫上有些不一致的語料就完全不能用。比如馬學良先生對祿勸彝語的轉寫 (出版年不詳)，就是極為珍貴的語料；雖然其中有不少印刷上的錯誤。因為有大量的長篇語料，保證了幾乎每個詞都會重複出現許多次；不一致的地方經由前後對照，通常可以被有效的校正。

⁵ 根據有限的資料，麼些語詞首為濁的或前綴鼻音的塞音，及邊音 l、鼻音，或者詞首零輔音的閉音節詞，都有低調 11；其餘 (送氣或不送氣的清塞音，或者所有的擦音) 的閉音節詞，則都有高調 55。換言之，麼些語閉音節詞的聲調差異，與其他彝語支語言二分的聲調發展沒有關係。事實上，屬於祖型為高調類的‘眼睛’，和祖型為低調類的‘手’，在麼些語有相同的聲調 11：mjA¹¹、la¹¹。

⁶ 古 Mosoid 次群和彝語次群，同屬彝語支下的姊妹語群。可看〈附表 1、2〉。

按，根據中國大陸學者的看法，麼些語系屬彝語支；羌語是羌語支的語言。馬蒂索夫先生「更新」的〈附表 1〉，已經將羌語支與彝緬語群分開。〈附表 2〉暫時維持舊觀，羌語、麼些語雖然隸屬原始彝語支，下位分群仍不與當代其他彝緬語同群。我個人以為，羌語支不妨作為獨立的語支，但內部應該包含哪些語言，恐怕還需再議。——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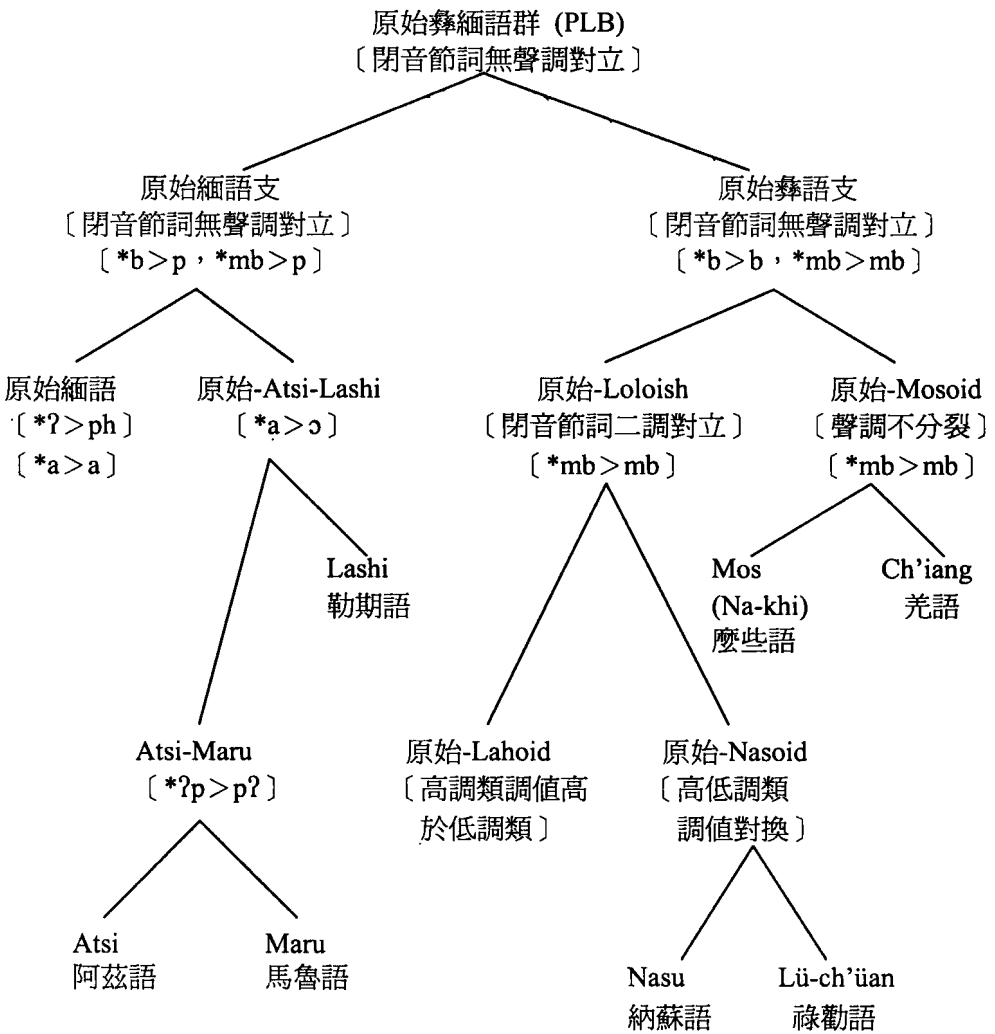
⁷ 參看注 4。祿勸語是做為長篇宗教吟唱媒介，而被馬學良先生記錄下來的彝語方言。在我 1971 的論文裡引述了這個語言，還稱之為保俾麻 (Lolo-maa)；現在我將逕稱之為「祿勸語 (LC)」。

⁸ 小寫的“c (constricted)”，用以表示該聲調同時有聲門緊縮的元音。

⁹ 本文使用小寫的“s (stopped)”，表示該聲調為短促或猝止的。納蘇和祿勸語這種猝止性的聲調，也

造成調值高低對換的原因，目前尚屬猜測。無論如何，我們似乎有理由再將這兩個語言劃分出來，作為 Nasoid 次群。然後我將其餘十一個語言命名為 Lahoid，以表示對我最熟悉的拉祜語 (Lahu) 崇高的敬意。到此為止，彝語支已經如〈附表 2〉所示，有三個次群 Mosoid、Nasoid、和 Lahoid。

〈附表 2〉從彝緬語群到原始-Lahoid



是顯著的例外。雖然像這樣的促調，在栗僂語（芮逸夫 1948）、撒尼語、和阿細語也有原則性的例證。但是，一般彝語如果只有一個促調，通常是來自原始低調類的詞。可看〈附表 3〉。

將 Lahoid 次群再進一步細分，將奠基於這些語言音韻系統發展的結果。以下我將簡單以列表的方式，展示每一個語言源自古閉音節詞的聲調對應；並且對高低兩個調類，各給一個同源詞例為樣本。

- 1) 拉祜語 (Lh., 馬蒂索夫)：高調類詞，無論詞首是哪一類的輔音，都有高的促調 54s (記為 $\sim?$)。低調類詞，通常都是低的促調 21s (記為 `?)；除非它們是來自原始彝緬語詞首輔音有喉塞化前綴的詞，這類詞會讀高升調 35 (記為 '°)。¹⁰
- 2) 阿卡語 (Ak., 路易士 (Lewis))：高調類詞有高的短調 33，記為 “HS”，低調類詞有低的短調 11，記為 “LS”。¹¹ 音節的短促，其實是元音緊喉化的結果；而不像是真的有一個喉塞音韻尾。
- 3) 栗僛語 (Li_F., 弗烈澤 (Fraser))：高調類的詞，如果有送氣的詞首輔音，就讀 “2” 調 (升的促調)；否則讀為 “3” 調 (中高而平)。低調類通常讀 “6” 調 (低的促調)；但是原型有喉塞化前綴的音節，則讀為 “3” 調。¹²
- 4) 栗僛語 (Li_J., 芮逸夫)：高調類的詞，如果有送氣的詞首輔音，讀為高升 (35) 調；其餘讀為中平 (33) 調。‘雞’ 和 ‘岩石’ 讀高平 (55) 調，只能視為例外。低調類的詞，都讀低的促調 (11s)。
- 5) 栗僛語 (Li_{NC}., 怒江方言)：¹³ 大體和芮逸夫先生所記方言一致。但是高調類、有不送氣詞首輔音的詞，讀 44 調；低調類詞讀喉頭緊縮的 42 調 (作者原使用弗烈澤的標調序數，標記彼此相當的調類)。
- 6) 撒尼語 (Sa., 馬學良)：高調類詞讀中高平 (44) 調。低調類詞一般讀低的促調 (22s)；但是原型有喉塞化前綴的音節，則讀為高平 (55) 調。
- 7) 阿細語 (Ahi., 袁家驊)：高調類詞讀非猝止的 44 調。低調類詞一般讀猝止的 (44s) 調；如果原型有喉塞化前綴的音節，則讀為高平 (55) 調。¹⁴

¹⁰ 這個陳述，與我較早的 (1970) 結論略有差異，可詳下文 1.3.1.3 節。

¹¹ 本文使用大寫的 “HS (high stopped)” 和 “LS (low stopped)”，以便標記類型屬於短的聲調。路易士 (1968) 為了表述這些聲調的性質，分別在元音之後加以上標和下標的抑揚符號。

¹² 高低調類的詞，都有些零星讀入 “1” 調 (高而平) 的詞例。如第二章例證第 184 ‘雞’。

¹³ 此指由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辦公室所出版的，1959 的佚名著作。

¹⁴ 看來，對於前述所有 Lahoid 的語言，高調類的詞都有一個比低調類詞高的調值；阿細語就顯得有點例外了。因此更精確的說法是，對於 Lahoid 群而言，同一語言低調類詞的調值，不會高於高調類詞 (但對於有喉塞音化詞首輔音的閉音節詞，就無法預測調值的高低)。不過阿細語的特別也

- 8) 哈尼語 (Ha_{HT}, 胡坦、戴慶廈)：高調類詞讀中平 33 調，低調類詞讀中降 21 調；兩類詞的元音均為緊喉化元音。
- 9) 比蘇語 (Bi, 西田龍雄)：高調類讀中平 33 調（記為元音上加長音符號），低調類讀為低平 11 調（記為元音上加抑音符號）。
- 10) 窩尼語 (Wo, 袁家驊)：高調類讀高平 55 調，低調類讀中平 33 調。
- 11) 哈尼語 (Ha_K, 高華年)：絕大多數高調類詞讀為高平 55 調，低調類詞讀為低降 21 調；但是兩類詞都有少數詞例讀成中平 33 調。¹⁵

上述說明在〈附表 3〉有更為簡捷的概括表示。以下我們將以原型為高調類詞的‘眼睛 (H)’、和低調類詞的‘手 (L)’，舉例說明兩類詞在這些語言中實際的聲調表現：

‘眼睛 (H)’：WB myak；Ahi nie⁴⁴，Ak. mya^{HS}，Bi. mē-hnuī（暫時我認為第二音節是同源詞根，但此一詞形的聲母並非規則對應；若以首位音節為同源詞根，則聲調又不當為低平調）*，Ha_{HT} mja^{33c}，Ha_K ma⁵⁵，Lh. mēʔ，Li_F myá₃，Li_J mia³³，Li_{NC} niε₃，Sa. ne⁴⁴，Wo.（缺）。

‘手 (L)’：WB lak；Ahi lie^{44s}，Ak. la^{LS}，Bi. là，Ha_{HT} la^{21c}，Ha_K la²¹，Lh. làʔ，Li_F lá₆，Li_J lia¹¹，Li_{NC} le₅，Sa. le^{22s}，Wo. la³³。

表現在其他方面，使得我們必須將它與 Lisu-Lolo 次群的其他語言分離（可看〈附表 8〉）。無論如何，低調類多讀促調的原則還是正確的。

¹⁵ 此一語言雖然也名之為哈尼，其實和胡坦、戴慶廈所記哈尼語，分屬彝語支的不同分支語言（漢語式的命名，對雲南境內山區複雜的部落族群，無可避免的有些混淆）。胡坦和戴慶廈所記哈尼語，暫時簡寫為 Ha_{HT}；胡坦和戴慶廈所記的哈尼語，實際上更接近路易士所記的阿卡語（高的哈尼語則簡寫為 Ha_K）。

〈附表 3〉原始彝緬語閉音節詞在彝語支的聲調對應

語言	高調類	低調類
I. Lahoid 群		
1. 拉祜語（馬蒂索夫）	˥ 高的促調	˥˩ 低的促調 原型詞首輔音帶喉塞音 化前綴者讀為高升調
2. 阿卡語（路易士）	HS 緊喉元音的中高短調	LS 緊喉元音的低短調
3. 哈尼語（胡坦、戴慶廈）	33c 緊喉元音的中平調	21c 緊喉元音的中降調
4. 栗僂語（弗烈澤）	“2” 詞首為送氣輔音讀升 的促調 “3” 其餘讀中高平調 “1” 原型為喉塞化前綴的 音節偶有讀高平調者	“6” 通常讀低的促調 “3” 原型為喉塞化前綴的音 節讀中高平調 “1” 零星有讀高平調者
5. 栗僂語（芮逸夫）	35 詞首為送氣輔音者讀 高升調 33 其餘讀高平調	11s 低的促調
6. 栗僂語（怒江方言）	35 詞首為送氣輔音者讀 高升調 44 其餘讀次高平調	42c 緊喉化的次高降調
7. 撒尼語（馬學良）	44 中高平調	22s 低的促調 55 原型有喉塞化前綴的音 節讀高平調
8. 阿細語（袁家驊）	44 中高平調	44s 中高促調 55 原型為喉塞化前綴的音 節讀高平調
9. 比蘇語（西田龍雄）	- 中平調	˩ 低平調
10. 窩尼語（袁家驊）	55 高平調	33 中平調
11. 哈尼語（高華年）	55 高平調 33 零星有讀中平調者	21 低降調 33 零星也有讀中平調者
II. Nasoid 群		
12. 納蘇語（高華年）	32s 中促調	55 高平調 34 原型詞首輔音為 *ʔr- 的音節讀中升調
13. 祿勸語（馬學良）	22s 低促調	55c 緊喉元音的高平調